欽定四庫全書

青山集卷五

元 趙文 撰

袁州路成嚴子陵祠堂碑

古之豪傑之士出而有為於天下非獨學問力也蓋山川有功焉伊尹傅說呂望諸葛亮其人皆起山林草野其事業文章卓然與宇宙其山水之勝必有以相發者蓋懷奇蘊抱之觀可以空俗眼平遠閒曠之趣可以洗

罷相又明年貶袁州長史旣至得是巖居之以爲讀書
之所每勝日獨遊賦詩飲酒以自適此其志慮賦詩飲
酒而已哉密窺訓注所爲於本壑間天下事公所以處
之者熟矣明年十一月訓注敗公徙滁州刺史又以太
子賓客分司東都尋起爲浙西觀察使武宗立卽召公
相之公相武宗六年制馭遠人削平澤潞龘服三鎭料
敵制勝動中事機以至一時大典冊大號令皆出公手
會昌之盛號稱中興蓋裴晉公嘗薦公才堪宰相而公

之功名殆有過於晉公者論公相業相文宗不如相武宗是雖所遭之時不同所事之君亦異要之公相業光明俊偉皆讀書化成巖以後事由此言之公之相業巖亦不為無助蓋公少為相門才子弟一出為公卿大夫即擾擾於人間之是非至於白首鯨波固可浩歎矣計公生平心事稍閑得以用力於讀書惟在化成巖時為然吾安得不謂化成巖關繫衞公之相業唐會昌之世道哉宋紹興間尚書玉山汪公應辰通守是邦始立公

祠於巖上後百四十年為大元元貞元年孫侯以別駕來首取郡學所刻公文集補其遺缺又慨祠屋之圮而一新之巖之諸亭既咸葺治又於山腰作亭曰更好繇更好延縁而上為妙高亭又於別峯之巔作亭曰風雩大江前横春臺對峙孫侯宦遊之暇來拜公祠攀髙挹清覽覿宇宙之大侯之志豈徒為耳目之娛哉不鄙謂予屬以祠記友少讀公傳慕公高才勁氣願為之執鞭而不可得何幸得以文字托公巖石以不朽故竊賛公

之相業所以發迹於此巖者以告夫士君子之來遊者不可不以世道自勉也既以告孫侯刻之巖石復為之辭以侑公祀衛公諱德裕字文饒趙人孫侯名直淳字說友越人辭曰公誰須兮倚空巖仰雲烟兮俯江潭紛眼前兮變怪亂花雨兮毿毿有青兮孱顏有玉兮潺湲於孺閔兮何怨遺此時兮我閑我閑兮奈何讀我書兮我詩以哦方中道兮得路儼振鷺兮委蛇委蛇兮倏而分擾海山峨峨兮雲杳杳嗟若公兮何憾横宇宙之事

年春按察僉事樸隱趙公行部至邑慨儒籍之不明而學政之不修也鎻試羣士選衆舉官學有書聲邑有儒服而學宫敝陋營葺繁費無所從出徒以得存空名為幸元貞元年四月教諭安城尹君槐甫至顧瞻歎曰是寧不在我先是㦸門之東西廡之北地勢各闕方隅以東民地北官地也君始盡得其地之屬於公私者新修㦸門七間兩廡十有八間端直軒豁以至爐亭齋廳皆始創建而講堂祠堂齋舍莫不因其舊而新之則又重

修禮殿增培學基又曰學以為諸生講讀地雖然無以
養之則士且散學故有土田自宋末為職事人潛鬻且
去其籍歲收米五十七斛止君經營再歲悉得其質劑
一月之間得逸租且過其半租鈔視前比亦增倍十有
奇則以所復米鈔新祭器與凡學之用器分司官僉事
公來周視新學且閱復田本末而嘉之於是槐甫書來
請記且曰凡是學之新與夫學田之復非我也縣官主
張力也與吾同為教諭者張君孟堅也槐甫何力之有

焉吾然後知君過人遠矣自古守令必以教化為先務教化又以學校為先務今世守令知恤此者鮮矣是邑大夫獨能於簿書期會之中急詩書禮樂之化此謂知本一宜書學學官所當修葺書生徒手舉事能者不矜賢者不忌以克有成雖意氣號召尚吾聖人綏來動和之餘澤亦不易哉二宜書役不煩民諸生之有力者相勸成其事學成而民始知三宜書某既書其事復諗於衆曰昔者天造草昧之初吾黨之士謂且無所於學矣

天下者而況一邑之學乎此上之人所望於士而亦士分内事也如其荒嬉不事朝夕爭於尋常以羞其上此非上之人所以崇重學校宗主儒道之初意也諸生咸願刻其語俾勿壞

向薌林祠記

臨江先賢祠薌林向公與焉迺大德戊戌河東李侯某以集賢侍讀學士出守又於公所居百花洲祠之是原祠也其原祠何感也按向公諱子諲字伯共鄆之須城

人丞相文簡公四世孫也雖以椒房入仕衆咸推其文學靖康末漕淮南時張邦昌僭號嗜利亡恥者靡然從之公聞下廬州縻其家屬未幾邦昌反正列於三公公上疏引避不得請朝廷亦竟出邦昌長沙以死江左中興公移帥長沙長沙再失守久之公亦厭世紛上疏引年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過清江愛其山水之勝家焉園林為一郡甲御賜舟曰泛宅公蕭然山水間者十五年其出處本末如此公平生大節槩可稱又起戚里能以

刻爲之屋而祠之祠存則碑存碑存則千歲之下猶可
以慨然而三嘆故不得以學宮已有祀止也祠既成隸
於學宮且求其後奉祀焉余於此事見集賢公非獨政
事過人其風流蓋不可及矣諸葛忠武侯沒蜀人欲祠
之後主不聽也蓋久而後得祠古人之立祠不輕也如
鄭林生以后戚之故富貴終身沒而得祠於學又見祠
於異代之賢諸侯何其遇也然余既記其事賀鄭林之
遇又爲之詞使歌以祠公詞曰公不歸兮花洲渺雲際

兮焉求我之兮江上宅不存兮又何以為舟園田變而
誰主兮子孫散而某丘獨穹碑之無語兮立風雨其悠
悠彼書者何人兮茅一間而亡縣何先生之所遇兮家
既落而彌休華堂兮渠渠有苾芬兮酒柔靈歸來兮少
留與蘭鞠兮春秋

臨江路高平橋碑記

出清江北郭為洪瑞驛塗自寶慶院之前達於山下卑
下沮洳歲苦水患水縣西南發源西南高而東北下水

常聚東北又江水自東北逆流入西南每春夏積雨莽
為一壑者幾三十里小舟日涉不能數四舟至爭者指
可掬汎汎其逝者歲相屬清江薪米仰北道久雨且病
涉往來胥咨非獨不便馳驛而已也地故有木橋水漲
橋輒去水退復修水不已修者且倦河東李侯某以集
賢學士來守邦凡可以便民者無不為慨然念斯橋之
不修溺者之可痛乃率其僚寀躬自勸相作為石橋又
築其路高丈餘長十里以便往來橋故名高橋侯更名

高平橋侯之言曰涉險之道不高不可高而不平亦不可高故遠害平故無危吾於名橋見侯之為政矣子産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而不知徒杠之為便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為政又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橋不可不平政尤不可不平也橋高而不平人溺政高而不平其溺人也滋甚高而能平侯其知為政者歟士大夫視官如驛誰能為斯民久遠計其皇皇為久遠計者不過厚積多藏以遺所不知何人李侯居官所以為民者如為

其子孫自他人視之一何自苦如此是橋之作水由大江入者有長堤以捍之由西南來者開數竇以疏之大為民便抑橋之與堤歲與水鬬一鬬則一敝隨時修築在我後之人後之人未必無如李侯之用心者是役也為工若干費木石若干董其役者彭某錢某余既記其事復采民語系之以詩詩曰彼蒙者山自天出泉百二十里合於大川茫茫高橋橋高地下自東徂北為水所舍使臣繫馬恐悚愆期行人倚擔彷徨嗟咨豈惟水濱

魚鼈窟宅濕雲滿城新蘇道絕李侯李父思溺由已作
橋高平實寓政理長堤如龍柳陰如雲相彼柳矣皆侯
之勤我憩其陰勿折其條於千萬年守侯之橋式歌且
舞歌舞太平惠我賢侯天子之仁

廬陵洞真觀三清殿碑

天人之際難言矣詩書所稱曰天曰帝尤盛若有心知
與人相似然儒者因是有形體主宰之論然不敢正言
名號之而道書所謂玉清上清太清云者以為出於氣

之所結而又有元始玉宸混元之號混元則嘗生世而
人矣元始玉宸亦人也耶道無形也而人之無不在也
而宮之道也者其在於有無之間也耶廬陵城南之有
洞真觀也道士羅日運實始基於淳熈之甲午而居士
劉安卲始建三清殿而像焉又後三十有五年道士周
如椿撤而新之又四十有八年其徒郭宗仰又新之又
十九年癸未之冬宗仰之徒蕭紹宣慨然念正殿之卑
隘曰吾棄家為老氏役我則何事琴費藥資捐割靡愛

晝營夜度如急寒、飢撤舊爲新易畀爲峻複殿軒突寶
蓋坡陁棟宇神扶位置天設山靈川后來相厥役跻容
天衣莊嚴洒濯精爛炫爛日月晶明星宿浮動鸞皇笙
磬響透空碧驂朱駕玄揚霓道羽烟霏霞融冉冉來下
先是道士郭若中周如椿建法輪於殿後歲久内柱且
朽紹宣購材新之至是因其架構聯絡綿亘與殿爲一
靚淨玄閟引殿益深殿宇既嚴道氣日泰鐘鼓清新草
木光悅吉蠲祈福四面麇至洞真之建於是爲盛始景

定四年冬紹宣建文昌閣於左廡其後十六年建仙珍閣於東又四年建春雷閣於西而其他營葺所以為其徒講道之地者不在是焉紹宣之於道可謂勤矣紹宣數以殿記來請且曰凡吾之為此也四方樂道之士與吾若徒實贊於成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以此知紹宣之能集事也系之以詩曰芸芸萬生誰實生之共惟昊天我覆我私象帝之先生生我者暄春凜秋明晝晦夜吾儕小人飲食作息生於自然莫謝厥德㜸㜸紹宣曰

道吾職有嚴殿庭敬共朝夕敬共朝夕皇念我人人亦
勞止寧莫之聞其始自今道與之福衣裳冠履桑麻穀
粟玄都玉京大有所宅反觀吾心不隔咫尺存神守一
事我三清三清在前敢有弗誠閟殿峩峩萬古不滅臣
儀作詩以諗來諶

銘

定光堂鐘銘

云何成此鐘四大假合故未鑄此鐘前鐘聲竟何在鐘

成未叩擊聲亦於何有鐘有鳴不鳴聞性則常在人人有聞性性復因聞往聞性周法界而我性不動是以無不聞而實無所聞是名為定光亦由是定故我願聞鐘人普得一切度欲證定光佛當作如是觀

贊

歐陽氏藏易贊

嘗怪秦人焚滅典籍而易獨存或謂以卜筮存非也易之書幽贊於神明意其所在亦必有神明焉扶持之爾

吾鄉前輩學易先生歐陽叔子平生自易外無他嗜好見易輒買之不可買則借本晝夜抄寫不倦亂後其子振祖遷徙無常家具十喪七八獨易無恙吾然後知秦人焚書而易得免者非獨以卜筮故也叔子苦學無成年六十有三以卒生平嗜酒好客寫黃體絕工手抄書雖累數十卷首末一致振祖之子紹楚皆能世其業歐陽氏之易其傳未艾也作歐陽氏藏易贊曰龍馬負圖出於靈河維易之初後聖有作以卜以筮茲易之粗易

之所在有神明焉為之儲胥羲文周孔三聖人者以附以疏秦人焚書易獨得免煨燼之餘歐餘山陽曰叔子父鄉之先儒藏易之多遺其子孫耕穫菑畬見明墨灰彌滿六谷此書屹如咨爾後人是振是紹匱而藏諸我作銘詩以識其藏東序河圖於千萬年若漢儒林歐陽之書

跋

跋清縝堂記後

論人物當論大節大節不足道雖小廉曲謹何關人心
天理絶續存亡之數士大夫清不必論士大夫不清如
女子一汚不名女子至於不縝雖豪傑之士正不免此
然使其進止不失尺度誤馬字而憂恐過九折而回車
又豈能有志非常之事哉言以踈敗者必曰殷浩房琯
殷浩房琯何足言人物如諸葛孔明張忠獻或者議其
不縝然識君臣逆順大義三代而下孰有如二公況事
勢又有難於二公者當戎馬倉皇之日君辱身從之國

亡家從之使東南猶有人而色蒼蒼者猶有以立於萬物之上此其功不在禹周公孔子下謂之無成誰謂其無成而俗人猶好議論不已即如諸君正使真能小廉為清曲謹為縝正堪為時貴人脫靴耳何足道哉夜讀楊秋山清縝堂記不覺慨然

跋劉明叟乾坤清氣圖

劉明叟乾坤清氣圖江湖無此奇也江湖有詩而無迹雲萍有迹而無形是圖乃併其詩其形得之奇哉抑

予閱是圖也如夢有久别而乍見之者如聾子伍舉之忽焉邂逅而班荆也有生平欲識其人不可得而得之者如孔程之相遇於塗而傾蓋也有其人去我久終此生不可得見而忽然得之者如楚王見優孟作孫叔敖抵掌談笑而以為死者復生也有平生聞其人所為欲唾其面者如段秀實見朱泚不覺奮笏而欲擊也覽其人思其平生數十年之盛衰反覆一舉目得之斯不謂之夢哉不謂之天下之奇觀哉天地大畫圖也造

哉

書後

書王遂初太學篤信齋題名碑後

遂初出篤信齋題名示余愴然曰同舍題名乃絶筆於我余亦相對黯然久之遂初自盛年負儁聲獨平生功名崎嶇顛頓類我葢補為成均生五年而後得歸齋歸齋不兩月而國事去蒼黄告假徒步歸歸而浮沉俯仰不可為懷宜君之愴然於此也嘗試有以解之吾鄉英

俊林立如我與君者何限有終身而不得以名是碑者矣則得名於是碑甚幸也名是碑者何啻千百獨君以姓名殿是碑殿是碑不幸也然而後之考論太學之興廢者必曰太學題名至某人止彼之千百於其間者或忽焉而忘之此之止焉而可感者未有不為人之所記憶記憶則必傳是君之不幸乃大幸也雖然國破家亡何心至此傳不傳又何足計區區所以為斯言者遂初不可以不甚自重也使遂初今日為隱君子後日為名卿

大夫人將指之曰此前日太學題名之所止焉者也惜乎其止也是則可也使遂初變化其平素以快一時人將指之曰此太學題名之所止焉者也人如是碑焉得無止也是則不可也吾於遂初誼不薄不當愴然黯然遂已因書以告遂初而亦以自警

說

蕭文孫以學字說

四教以文為首而夫子嘗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

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若以行忠信先焉者余嘗疑焉要之教人非文無以寓吾教至論學者之為學必於事親敬長應事接物之間先盡其道而後用力於文乃為知所先後故四教以文為首而學文必行有餘力正不相悖爾文詩書六藝之謂今禮樂射御書數學士大夫有至老不能通其物今世之所謂文直文墨議論而已矣使闊略於夫子所謂孝弟謹信愛衆親仁之事而遽學於此世亦焉用有文無行之士哉

矣陽者常明而陰者常暗必然之理也薛子言之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清明天下决無暗昧之君子石勒何人猶能言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此名言也凡人之行事使人皆可知皆可見入而對家人婦子出而對鄉里朋友無詭跡無靦容此君子之行也以至一話一言以至引筆為文亦必光明易直使人讀之而可曉考之而有證者此君子之言也今之君子吾不敢知其行也其見之言語文字間吾有屢讀而不可曉者矣則吾懼

其心術之亦然也文如諸葛孔明字如顏魯公豈不磊
落正大可見其心事哉與天地並立而為人正大而天
地之情可見矣人之道未有不光明正大也惟為鬼為
蜮乃不可測知爾丙翁有清才吾所甚愛故為之説期
丙翁為君子之歸亦集齋之志也

趙淵如字説

有自崖而返者為我言海蓋昌黎所謂扶胥之口黃木
之灣者直未望洋爾自洋以往其大無際其深不可底

此科舉既罷士無致身之望而其急也滋甚尤可哀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而今之士以其淺焉之積急欲自試於非所當出之時何其不知量也吾友渝川趙玉壺之子名若溥字淵如清俊有文余特愛之使世道不今淵如世其父科不難世道至今而王孫為此淹也余謂自世道言則淵如所遭淵如之不幸自己分內事言則未必非淵如之幸天遺淵如以讀書之閑其或者欲深淵如之積以大淵如之成未可知也淵如勉之予望淵

青山集卷六

元 趙文 撰

墓誌銘

歐陽材甫墓誌銘

元貞丙申十一月丁酉歐陽材甫卒明年正月余至玉溪往哭之其隷之近於門者哭曰吾失主矣吾無與撫我者矣入其庭其族黨曰居隱死族誰與主公議矣誰與主禮文之會矣其姻戚哭曰吾急難無所與謀矣其

攸卒得所歸後已有二女資送不逮歸妹遠甚曰吾女
何敢與父女比與弟友愛不營私財兒女長食指衆曰
毋以是為弟累為人恂恂退遜至見義勇往無所畏族
有孫子顓愚豪家奴握其家橫甚奴知不為公議所容誘
愚主以庫田歸富豪倚為援族之能言者奴咲以利不
復言君以孫子母白其狀臺郡卒取奴父子與富豪者
奴俱置之法還其舊物富豪不能平數假他事困君君
幾受禍不怨乙亥秋大兵既至鄂湘震鄰境多辟地君

沒後旼適至其子如言與米酒而告之旼大慟君不留
一事類此安得不脫洒耶銘曰族之義人鄉之正士墓
有此銘雖死不死

蕭翼父墓誌銘

君諱貽孫字翼父蕭氏世居廬陵膏澤鄉之橫溪曾祖
仲信祖廷父父子炎母某氏娶易氏君賦稟粹厚居常
無世俗急急意惟詩書門户是力與松江制幹蕭曾友
善同游京師所交皆一時名人親賓過從談說亹亹棋

孤以某年月日奉夫人柩葬安塘之原渙亨以書來請曰先君之葬也迫未得乞銘當世大手筆今吾母又棄背又葬先生哀而賜之銘不肖孤死且不朽余惟君夫婦之賢宜享偕老之報而君得年纔五十有四夫人亦不過六十止天之報施善人非邪然既沒鄉稱善人子孫葬祭以禮首丘相望宛若舉桉為善之報信不爽矣按後漢梁鴻傳孟光附見焉竊取其義而合銘之曰伯鸞為夫德耀為妻我銘其藏惟德之齊安塘之原陽臺

嘗刻意治生晚年乃駸駸完美以娛親以畢昏嫁以葺其先人廬服食器用整飭先塋無不修治尚有餘自及其穴而壽考以死而其言行皆可以傳子孫而化鄉里嗟乎為人如定甫可以沒而無憾於地下矣胡故大族定甫斗升其間亦復何有然桑田滄海變化朝暮而定甫食其故書破硯以至今日又非有強力雄辯可禦侮或欺其懦亦自處於懦不校更借是以勗其子於學歟者更為君益定甫力薄而厚於情貌怯而勇於義里有

磐陂溉田數千畝廢久歲比不登定甫率族之有力者
築之身奔走焉雖寒暑不憚陂成鄉人舉酒相慶欲生
立君祠陂上君固拒之君生七歲而孤奉母以孝聞丞
相文公為書慶緑堂三大字丞相憲江西檄召君君笑
曰此非吾志也使吾飽煖以嬉得以教子志願畢矣丞
相聞而嘉之復為書勤有堂三字使其季手以贈君君
諱鼎曾祖克義祖峻有隱德丙申峒獠所至焚蕩永陽
為甚獨公廬得完寇大書其門曰積善之家此屋免燒

繼逝君撫其孤室無私財庖無異饌諸姪繼成立乃取
先疇均之使自為業卜築桂川之祖居課督諸子夜分
不寐月書季考青其自試寧不中不求師友潛救為欺
以是諸子皆能為儒按察使行部試士成允居然穎拔明
允仁允允亦有名鄉校君既歸舊隱日與同好為樂橘中
梅下頹然天嬉生平不事生業室常罄如然賓舊過從
不見偪仄意或有所求亦無不滿意去見好書雖乏絕
亦解衣粥之如不可已者性厚重然義所當為浩然不

父平妣劉氏娶李氏繼程又繼劉子男三人惟賢成允齊賢友賢明允仁允也孫男一孫女二諸孫以至元己丑十二月丁酉奉柩葬桂川之西園惟賢來請銘銘曰

幼而孤老而不能期頤忍黙平直埋於斯

吳伯善墓誌銘

吾入閩收弟骨過臨川故人鄧聞詩以其友吳震孫來見曰此吾州松峯君之子也松峯俠士有義氣喜賓客尤喜援人於危松峯殁十二年矣今年十二月癸酉乃克

月待之如始至別則隨輕重為禮人人無不滿意素不
喜佛書未死前兩月忽就月屋華長老借經手抄未竟
卷送還之曰吾已得大意矣疾亟諸公來問猶整衣斂
容起謝客退寂然逝或謂君臨終略無顛倒散亂蓋佛
書力是不然天下唯鄙猥齷齪之人而後有所貪戀此
顛倒散亂之所由生也若豪傑磊落之士如利刀割斷
絲一揆即已何顛倒散亂之有使君兩月前不借佛書
臨終萬無顛倒散亂理君既逝鄉里無貴賤小大不遠

季之亂祖稹繇盱徙居豐城之揭源有以字行曰伯徽
者博覽強記時號揭書廚詠諧倜儻東坡嘗稱之曰上
方李太白不足下比淳于髡有餘初郢州教授諱商霖
潛心易學紹興辛未以易魁南省揭氏易自郢州始公
諱高字汝祥曾祖諱尚賢祖諱謙迪功郎衡州司戶參
軍父諱進夫妣孫氏公少刻意於學求師取友率數百
里外連中解試亞選試成均輒報罷公奮曰我獨不能
如郢州公舍賦而易乎更學易試鄉校輒中癸酉以登

待師交友必盡其分歲饑發廩賙及鄰郡居鄉凡事自處於弱不與人為爭而人亦莫與之爭者獨讀書教子二事不遜他人二子長皆使遠出求師二子亦自奮學成雖科廢無以自見至今門户屹然詩書力也生嘉定乙卯三月十日得年七十有一娶孫氏子二人津龍以直孫男五人正孫獻時益祖生斗牛孫女三長適朝列大夫同邑范震次許適廬陵文某故丞相信公之猶子幼皆同里聶氏曾孫女一某年月日津龍奉柩窆於某

原來請銘曰津龍之母葬吾門公天慵熊先生賜之銘若先君子又得先生銘是吾母吾父俱不朽而津龍兄弟免於罪也文辭不獲乃敬銘之曰八十六其父八十八其母八十一其婦而公獨也否名莫榮於善人年莫長於有後我作銘詩刻示永久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壽

李濟可墓誌銘

自深方來言好客者必曰李濟可吾過深方濟可時已得目病杖而見我出酒酌我惟余之不小留再約爲恨

事關宗族鄉閭浩然以為己任世移慝作帥鄉人出力自保鄉賴以安尤喜為厚德事有聚衆欲燬君廬以亂君聞備之寇不能害然遇君僮奴輒縛責之無何官兵來討請君招諭君固辭不獲人謂君可以報所嘗毒君者矣君曰招諭吾職也勸其人自新為之首於官其人獲免踵門泣曰我實害公公更生我繪君像祀焉平居手不釋卷老病猶日課一詩歲乙酉年五十五十二月八日没於家諱元輿永新人曾祖某父某妣某氏配賀

氏先卒子四人參甲壬癸女二人皆有行孫三人某年
月日葬君某鄉參來請銘泣而言曰先君子得識先生
藉是求一言以葬是先子不死而參死不憾也文既不
得辭乃銘之曰厚於義宜薄於富虧其明不益其壽命
耶數耶曷窺其奮往安斯丘尚裕爾後

亡室胡氏墓誌銘

夫人胡氏諱懿恭年二十歸於我又二年癸亥太夫人
病殆甚諄諄唯衣服是問夫人泣曰毋未有衣我幸有

嫁衣一篋請悉以斂母即取衣一一白之母母連日夜灼艾臍中無所知然見所舉衣復不忍盡用曰我病久爾衣食費且盡留此時可易一食賴天之靈母得復生明年甲子余以宋永名舉於鄉丁卯更名宋吉舉庚午又更名萬年舉雖屢不第然每舉妯娌皆羡夫人夫人亦甚自慰癸酉余弟宗彊舉甲戌余以弟入京試禮部三月三日禮部牓出余弟奏名同日余以京庠補太學生其冬江上急兄弟歸拜二親自後則無非亂離憂患

之日矣丙子遭母喪後余弟死閩庚辰重遭先君喪夫
人食貧辟纑織布以衣以食遇乏絕彊無為有不使余
知待下有恩撫諸子如一為余妻三十八年未嘗見其
一言一行之過故雖其平時多病余亦直信天理謂君
寬慈靜默宜壽恩勤鬻子宜有末福庶幾婚嫁粗畢得
一日之安閑以償其艱勤而不謂止此也父舜舉母劉
氏生辛丑九月二十三日歿丁酉十一月二日得年五
十七閏十二月庚申葬趙山先曾祖曾祖母合葬墓後

辛戌山向乙辰男八人重厚平復初剛直淳深剛為吾弟韶州仁化簿尉後重後夫人沒之二十三日而卒女五人長適劉元孫餘未行孫男六立元立義立誠立禮立心立極孫女四銘曰蘭之方春揚揚其輝時也奈何隨秋草萎雙雙者鵠曷其孤飛百歲之後與子同歸

康氏螺湖阡合葬墓誌

風水之說不知起何時或曰十三卦之制作棺槨葬埋取諸大過大過巽風下兌澤上風水之說或始此其然

豈其然乎地以無風無水為吉而世之言地者曰風水
舛益甚矣聖經雖曰卜宅兆而安厝之說不過相其土
地之高燥草木之茂盛且辟五患而已自俗師之說興
拘忌多妄想廣始有親死久而不得葬者夫以葬親為
富貴之資悖義已甚其逆天理壞心術尤莫甚於公位
之說幸而得地盡合其說又或在數百里外已則欲富
貴而以親之遺骸遠竄廣莫之野傳之數世祭享不及
遂忘其處哀哉先儒著論闢世俗之說理非不明然自

學士大夫已不能信而行之此吾於康氏螺湖阡之合葬深服吾友節翁慨然念遠葬且久將有廢祀之憂乃行營得地於太和州東北十里曰螺湖合六喪以昭穆葬之祖念三承事祖妣蕭二穴居中虛其昭而以繼妣周為穆又昭兄層一學士穆嫂鄭氏又昭兄層七學士亦虛其穆蓋地之安者不遷而遷者皆合於此通為一券臺以便祭祀葬之日為大德丁酉閏臈庚午節翁嘗從余學為人有志義為鄉人除橋蛟山虎之害其勇固

宜然節翁豈獨勇而已不惑知也親親仁也一舉而三
德近焉余既書其事為世之葬法復為之銘曰是惟康
氏螺湖之墳尚利其子孫以式其鄉人

陳夫人墓誌銘

自吾與信道為婚姻升堂拜其母信道母吾母同生乙
亥吾每見信道母未嘗不心念吾母以悲也去年冬信
道喪母正月上日余往哭之如吾母初亡信道書來告
葬期屬吾銘噫嘻吾尚忍銘此母也夫夫人陳氏世為

吉永新登豐鄉開耀里人嫁為同里劉子直妻子直質
直君子夫人儉勤相之起家用裕子直既逝夫人經紀
其家如子直存時世變來先廬燬生理盡夫人隨其子
辟地無寧居迄能以其家存己卯長子死信道享道與
其孫姪鼎足而居為備患計子孫爭迎取養夫人年幾
八十竹車往來二子一孫間隨意所適其不得迎養則
時節效奇獻甘夫人所至弄孫自適益清健如四五十
者青燈績麻一昔不廢或笑之曰毋豈不足於輕暖耶

曰我性不能懶爾見貧者惻然念之食必分焉僮奴有過細語切訓如其子孫見人忿爭教以孝悌徽言懿宇見者生喜沒之日一鄉嗟悼垂淚屠酤廢業者旬日既未即得卜柩葳於家猝有盜過門子孫憂懼盜竟不入人以爲夫人慈善之報余惟洪範五福以考終命爲福之終而貴不與焉異時是邑大家命婦閨閣之奉有百倍於夫人者矣而不得三寸之桐一抔之土者何限求其子孫稍自立於此世緦麻百夫簫鼓載道言歸樂丘

生煥明經士公雅敬之時鄉里流離轉徙公為堯峯作
室與相依曰科舉已矣勉為我著書堯峯於六經自為
傳數萬言公發之也丙戌與堯峯倡詩會歲時會龍澤
徐孺子論書處一會至二百人衣冠甚盛觴詠率數日
乃罷飲食費皆我乎出隣郡聞之爭求其韻賡和願入
社其風流傾動一時如此家居賓客往來無虛日酬應
靡倦來者相從棋枰詩卷常食輙數十人付萬事談笑
間而事無不理雖排難解紛亦但談笑了之蓋公為人

慷慨有氣遇事果決公正性輕財重義朋友貧而死者
親為之歛葬無居者為之築寒者解衣衣之然皆無德
色歉然愧不能為朋友地有急難奮然往救雖重費不
辭嫁孤女之不能自存者諸公貴人仕於其鄉知公忠
信皆爭取下獄有疑多所請教公緣是直冤者生死者
甚衆然未嘗因以為利其游諸公間視如海漚以故遠
近無不信服母鍾夫人妻余夫人之喪弔者塞門候三
日不得修辦香敬其葬余夫人也送者數千人公事親

盡道於兄弟極友愛壬辰春寇猝瞰堂與父尚在卧寇執拘以行且欲殺莫敢前公曰豈有父在難而子不救者乎即鋭身直前為寇言爾輩不過欲財爾吾財在此爾復何須陳詞壯義寇亦為動臧獲之被俘者皆得從其主俱歸以公之才使屑意仕宦何官不可為顧易世來雅無宦情至元十八年江西省檄長瑞州西澗書院以重闈高年伯氏遠宦不果就翰林學士肯堂王公來江西定廣選始至問公姓名竟莫省所從來王又托公

族士朋來邀致公報書言當此時雖有蒲輪束帛之召
吾不能就也伯氏之在廣東也母夫人常以瘴鄉為戚
公詣省求差委出嶺留旅邸兩月餘忽得渴疾歸益劇
竟卒元貞乙未閏四月十六日也後一日本生母余夫
人沒嗟夫人生之痛有痛於此者哉子五人曰坦曰琦
曰雲曰志曰亮琦為族人清甫後志養於伯氏更名垣
隨宦南方死伯氏不忘初志復子亮吾觀此世昆弟之
際孰如君家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矣公沒子俱幼賴

老父經紀家事日益長裕伯氏匡公門户如公之存諸子亦皆成立又三年而公父沒娶余氏友松先生之子友松居家授徒甚盛公早歳受業友松奇之以女妻焉先公七年卒女二長適黃膺次適鄒公遂鄒早失怙蕩甚生計為空或欲寒盟公不可納鄒於家檢約如子鄒亦感激成人盡復舊業孫女二大德己亥十二月辛酉坦等奉公柩葬所居鄉禮原之高科山某於公伯氏提舉公同舍生也提舉公使坦來請銘某既托舍家又愛

坦修謹而有文必能大公門户者乃敬諾而銘之曰悲
哉乎剛申為母子五十一年而不能一日命也奈何吾
將疇詰歸安斯藏子孫其吉

蕭笠山墓誌銘

元貞二年十二月庚子笠山蕭申禄自翁卒其月庚申
葬宜春縣東之良陂别駕山陰孫侯直淳表其墓曰詩
人蕭笠山之墓廬陵趙苂為文列其墓上嗚呼後百千
年不知何人登斯丘而讀斯文者笠山庶幾不死也笠

山世臨江新喻人父瑩遷于吉君復居新喻徙居袁新喻故袁縣也袁自鄭谷有詩名其後王轂以玉樹曲傳近年與余為詩友者玉田蕭匯皆宗唐而君獨好怪澀帝賓來諸篇至讀之不可句而得意處乃不可及歲晚余登化成巖詩和者盈軸君再和一時吟人皆立其下風然以其怪澀也好君者甚少君方卓然自信所作幾千首名常蒙君衣食之不暇問惟刻常蒙是急得錢即送刻工家漆漆惟恐不得後世名以死者余甚哀之今

年春余再過孫侯侯悵然語我笠山死矣死前四日二
詩自挽且寄諸友語皆曠遠清脫視平時所作居然自
在蓋不暇於作為乃更工耳娶劉繼李繼湯子一人開
孫孫男女各二君未死前一日忽賦霜天江閣若至無
謂者其葬良陂也江山景物一與詩語合亦異矣君之
生也有文在手曰申故以申名竟生丙申死丙申先是
兄辛手文曰辛亦生辛酉死辛酉云銘曰悲哉乎笠山
君以為常人以為澀何寒飢之不遑而詩是急良陂之

丘有表獨立千年之後孤嗥兕泣知君詩者尚其來葺

熊仁山公及夫人余氏墓誌銘

熊氏楚鬻熊後自晉中丞遠始居豫章其後或徙居豐城之廣豐鄉自斈岡析居瓘上分派南岡昭歷景相望益蕃而居瓘上者九世至元極元極生伯成伯成生必先必先先生槱字季榮是為吾循理同舍炎之父曰仁山公公夫人余氏正信鄉銅湖里人世業儒禮漸義摩女德夕夕淑太夫人柔質順道為族賢母年九十八而終公

甫數歲游鄉校博士試以華月照方池詩有四面碧琉璃之句一座奇賞公夫人余氏諱慧英太夫人姪也曾祖俊祖天與父溢夫人以姪從姑時曾祖父母祖父母皆高年夫人養四親孝處妯娌睦慈幼惠下一以姑夫人為師公早自樹立應酬多端夫人雞鳴盥櫛課僮媵耕織時果蔬宿酒饌以待賓客晚則服勤女紅内外畢舉家益用裕公既累舉場屋不利慨然即以功名事付兒輩築精舍聘碩師課二子炎昇學夫人相其内待師

盡禮二子長受業四方歸必問所業游必察所與見二子所業寖長眉有喜色二子連科亞選試橋門又偕中潛藩恩試偕試禮部鄉人榮之甲戌炎縣江西混試補成均生伉儷方以辛勤教子小驗胥慶時孫埴適生埴尚書省雷公之甥也明年乙亥四月六日公遽以疾終得年壓六十止未沒前二日周覽園池若將與松菊别者屬纊無他語獨以不得終養阿彌爲恨蓋時太夫人年八十有八矣嗟夫天與忠厚之報教子之驗僅如此

哉公慈孝友愛根於天性而慷慨急義明敏善斷姻族有急赴救如不及里有爭據理剖析皆退聽無異辭賓朋滿座款酬靡倦捐貲築陂減直發廩為善唯恐不足沒之日聚而哭者日百十人夫人居常躬服儉約至閫姻黨之困則推助唯恐後以故克成公志公沒後夫人事大夫人又十年而太夫人卒炎既終喪自期耕綿上以奉萩水夫人勉之仕會臺省檄炎分教靖安繼攝邑令又教瑞州書滿蒙恩再任自至元庚辰逮辛卯夫人

安輿往來迎養凡十二年所至邦侯僚友敬聞高年皆
請升堂納拜歲時奉觴上壽夫人夙閑禮度退莫不嘖
嘖稱賢母至慕其家法願約婚諸孫故居瓘山丙戌買
宅州城夫人留家督視完葺一歲間瓦甓塗塈煥然一
新花果竹樹種植皆有法度是不謂之才婦人哉壬辰
春炎蒙恩得將仕郎廣東儒學副提舉以荒徼暑濕難
於將母簡書有嚴進退跋疐夫人愀然曰兒奈何以私
計妨公事炎既抵職日費皆取給於家夫人自料理封

識書問必以毋侈用毋苟取為戒炎不敢違元貞乙未
閏四月十有七日夫人以疾終於家得年七十有五上
距公之沒二十年公生嘉定丙子閏七月十有六日夫
人生嘉定辛巳正月十有八日初雷公將漕七閩辟公
建寧府建陽尉又徵入幕皆不果就炎既升學故事升
太學者祖父母父母錫初秩時太夫人與公夫婦例得
恩命將下而時事異矣子二人炎昇也昇為公弟傑後
孫男二埴垣垣昇之第四子炎以昇多子為子養垣隨

宦南方得疾死炎歸復以昇第五子亮爲子孫女二長
適同里涂震次許適廣南梁京孫未行卒炎念與梁父
疇昔同宦約婚不忍絶以親戚黃氏之孫女壻之嫁如
已女其友愛篤義如此公夫婦之教也曾孫女三炎自
聞余夫人訃歸又被命同知英德州事陳情所司乞終
襄事三請乃獲命先是公豪葬故里西園至是爲大德
元年丁酉閏十二月庚申遷奉大順鄉黃金橋留科山
而余夫人亦以是日窆拏岡雷塘山相去兩舍而近炎

匍匐六十里負土病憊急遽不能請銘自為誌納諸壙後四年乃以告其同舍生趙某而請銘之某既灸同舍子親吾親也不得辭乃銘之曰熊氏其有子也齊祿養則否合銘以傳之其齊者久

彭紹先墓誌銘

有童子遮吾車拜道左視其謁孫子彭天聲也泣而言曰父死一年葬有日天聲不敢自乞銘先生而屬諸客客再返先生再辭天聲將拜先生於汶請而得拜先生

輪奐如昨培花種竹無亂離草草意蓋其才於煩劇處
之裕如也襟抱爽朗馂和飲粹人人無不滿意擇師教
子期嚮高迥對客談論英發山經水訣靡不研究最愛
居之近曰輗江曰吾百歲後復於此也待宗族睦處姻
戚誼歲儉罄所有以賑交游有急必為之盡力大書依
本分近人情六字為座右箴生宋嘉熙己亥六月十八
日没大元大德戊戌九月九日凡四娶初王氏有女一
人適王道淵繼趙氏劉氏歐陽氏俱無子以姪孫震亨